

煤油灯的制作需要花上一定的功夫,首先是容器的选择。那时候,要找到一个像样的瓶子都是一种奢望,为此,孩子的墨水瓶就成为了首选目标。待墨水用完后,在瓶盖处钻一个小孔,然后将一节电池剥开,将里面黑色的粉末倒掉后,再将锌皮紧紧地缠绕在一根筷子粗细的木棍上,将木棍抽出,就成为了中空圆筒。这时候,从棉絮里抽出一

故乡的那盏煤油灯

◎杨全富

假期里,逃出钢筋水泥扰攘的城市,犹如一只出笼的小鸟,扑进故乡的怀抱里。

闲逛几日后,逐渐收拾起闲云野鹤之心。于是,开始帮着老姐整理家中的一些废旧物品。在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里,一个布满烟尘的小瓶忽然间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小心翼翼的将它捧起来,找来一块抹布,轻轻的擦拭。不一会儿,一盏黄色瓶身、黑色灯芯管的煤油灯就呈现在我的面前。刹那间,那久远的回忆犹如喷涌的泉水一般,一股脑儿的往外突,起初还隐隐绰绰,极致后来,逐渐清晰明朗起来。

改革开放之初,五六岁的我已能记事。那时候的家乡,还没有通电,为了夜间的照明,每一户人家都备有一盏煤油灯,为此故乡所在的乡还持得了一个“煤油公社”的雅号。那时候什么物品都实行定量制,乡里的贸易公司煤油储量本来就很少,为此,即使买一斤煤油都要大费周章。那时候挺羡慕邻里的一户人家,因为他们去购买煤油时,往往能买上我们的好几倍,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后来,我们才得知,这户人家在贸易公司里有亲戚,所以才能比我们多买一些,不过,也并不是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对于没有门路的普通人家,售货员在售卖煤油时,还要硬搭上一包劣质的香烟,人们只好咬咬牙,狠心的买下。因此,煤油在故乡就成了奢侈品。为了节约煤油,夜里实在需要照明,只好寻找替代品,将沾满松脂的木片点燃。这些木片的缺点是燃烧快,烟特别的大,光度也没有那么的明亮。每一个夜晚,父亲早早的燃起这些富含脂油的木片,借助这点点星火的亮光,母亲揉着面团。火笪中,石三脚上放置的铁锅里正往外冒着热气,待母亲将面团合好后,父亲才会点燃煤油灯,房间里刹

那间亮了许多,映照出锅里沸腾的酸汤,母亲熟练的用手将面团撕成小块丢到锅里,一片片如树叶般的面块就飘落在沸腾的汤里,一上一下的打着滚,灯光也照亮了我们几个小孩贪婪的眼。待面块全部入锅后,父亲又将煤油灯光吹熄。吃过晚餐,父亲经不起我们的央求,再次将煤油灯点燃,我们就在这灯下玩着手影游戏,那贴了一层报纸的板壁就成了我们放映的屏幕,其间还要配上声音,一台戏就在我们的臆想中开场,内容大多是神鬼大战的故事,虽然演绎得不是那么精彩,然而我们却融入其中,玩得不亦乐乎。为了节省灯油,母亲总会对我们说,不能去玩自己的影子,这样会作噩梦的。我们信以为真,只好作罢,不过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忘记了母亲的忠告,再次央求父亲将煤油灯亮起来,忙着用手影演绎我们永远也演不完的故事。待我们玩累后,父亲总会装上一袋烟,点燃后深吸一口,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给我们讲起流传千年的故事,其内容大多是神鬼志异,因为担心我们害怕,父亲一般都会很奢侈的让煤油灯光亮起。我们就围坐在父亲的身边,在如豆的灯光下,听父亲讲着百听不厌的故事。

煤油灯的制作需要花上一定的功夫,首先是容器的选择。那时候,要找到一个像样的瓶子都是一种奢望,为此,孩子的墨水瓶就成为了首选目标。待墨水用完后,在瓶盖处钻一个小孔,然后将一节电池剥开,将里面黑色的粉末倒掉后,再将锌皮紧紧地缠绕在一根筷子粗细的木棍上,将木棍抽出,就成为了中空圆筒。这时候,从棉絮里抽出一

时不慎将煤油灯打翻在地,摔成了一地的碎玻璃片,结局是挨了好几顿板子。那时候,如果能找到一个盛装药品的瓶子制作煤油灯,是再好不过的。家里的这盏煤油灯,就是当年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乡卫生所托熟人找的药瓶制成的,弥足珍贵,因为瓶壁厚,在很多次的摔落中,都安然无恙。

父亲喜欢跳锅庄舞,但是因为资质、辈分还不够的缘故吧,领舞的角色最终都没有落到他的头上。每每村寨中的锅庄舞散场后,回到家中时,父亲要将煤油灯点燃,我们几个小孩就依次排在父亲的身后,随着唱腔的抑扬顿挫,与父亲一起手牵着手,跳起锅庄舞来。这时候,母亲就是评论者和欣赏者的,对父亲的举手投足、唱腔等提出不同的看法。几曲下来,我们累得气喘吁吁的,争先恐后的钻进母亲的怀里,而父亲却还兀自一人苦练着拍腿、甩袖等动作。那些夜,煤油灯的光仿佛更加的明亮,更加的悠长。

2000年里的某一天,故乡的一座民电站终于竣工,并投入使用。那一天,一盏盏电灯闪耀着明亮的光芒,照亮了每一户人家,扮靓了整个村寨。从此以后,煤油灯被束之高阁,一些电器也随后走进了村寨中,因此彻底的改变了人们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其中电视的影响格外的深远,在电视中,画面和故事情节相辅相成,使人物事件格外的鲜活起来,这时候,父辈们的故事再也提不起我们的兴趣。再后来,电话、电脑的普及,人们都在无意识之中成为了网络的俘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就越来越少,在它的面前,亲情渐行渐远,直至完全陌生。

捧着这盏煤油灯,我只想再次将它点燃,在如豆的灯火下,找回曾经的亲情,找回曾经的快乐。



日出。王慧 摄

母女相逢

◎雍绰

山上的日子恰似山间溪流昼夜不息清清澈澈地从眼前淌过,阿妈的心也在日复一日千篇一律的琐琐碎碎里停泊在了扎森里家的每一个朝暮。每一寸土地与每一棵草木间,仿若她生来便是那一片天地里的孩子。有一天,母亲让她到水渠边清洗她那条用羊毛编制的彩色腰带“加查叩然”。不知为什么,今天的她总感觉较往常有些心神不宁。正当她埋头搓洗时,跟前来了两个外乡妇女,其中一位身材适中皮肤白皙模样有几分爱色的女人正怔怔的盯着自己。阿妈有些恍惚,又有些不知所措。“孩子,这是谁的腰带?”那女人问道。也许就在那一刹那,聪慧的阿妈已从来人的脸上端倪出了什么,她板着小脸漠然地答道:“是我阿妈的腰带。”那女人蹲下身拉着她的手颤声说:“孩子,我是你的阿妈,是你亲生的阿妈啊。”阿妈用力甩掉

她的手生气地说:“你不是我的阿妈,你差点把我丢进了河里,你早就不要我了。”听到这里,那女人突然掩面而泣。阿妈看见她哭,心一酸也跟着掉泪。那女人一把搂住阿妈哽咽着说:“阿妈不是要丢你到河里,阿妈只是想把你暂时寄养在别人家。你别哭,等阿妈有了安身之地,一定接你回家。”阿妈抽抽搭搭地说:“我不去,也去不了,我是他们用藏袍、茶叶等东西换来的。”这就是可怜阿妈自两岁被抛弃后,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亲生母亲。原来,外婆后来还是跟那位国民政府官员分开了。这次就是与吴用共村都色定单珍志玛结伴,以免售酒曲名义专程来扎森里看望阿妈的。一场相逢就这么短促,短促得一如黑夜即闪而过的流星。或许,生命原本就如此充满了痛苦。或许,人世间原本就没有谁对谁错,除了错的时间和没错的时间。

康定风雪归来

◎夏静雨

独立寒窗星稀又月明,夜深入墨,薄雪尽空枝,路人不寐,极目寻去,橘影稀疏恍惚,惊觉扫雪到夜半,雪罢寒生,行人纷纷添尽罗衣怯夜寒,形色匆匆,万家烟火,灯暖酒暖,更听笙歌满天明。

雪落枯枝风卷又乍起,月凉如水,曲径通幽处,一人一带,长街小道,去岁迎春相逢时,从来不怕经年瘦,满袖春风,人非风月长依旧,枕簟微凉,几度闲情,每到岁末,惆怅依旧,只恐明年花发人别离。



小说连载 香秘

孤狼

◎嘎子



洛尔丹感觉到自己正骑着马,悠闲走在一队驮帮马队的背后。

摇曳晃晃,马蹄踩进了两年前那个早晨……

洛尔丹记得,他是正在草滩上遛马时,跟着这个驮帮走的。

那时,阳光融化成一片金色粉末,瀑布似地从山垭口泻了下来。驮帮吆喝着—长串盐包的牛在雾气里缓缓移动,很像扔在路上的一串闪烁油光的珠子。

他并不在意这阳光和驮牛,他的面着正飘动着一片红云,轻盈地掉在了了他有些疲倦的眼里,他的眼光清澈了,心里一激动就吹起了口哨,叽叽叽,像是云雀鸟在叫。哨音引来了更脆声的笑,咯咯咯,是从而降的金翅鸟吧!哦呀呀,我的金翅鸟哟。

洛尔丹拉紧马缰绳,跟着驮帮上了山路。他的眼睛也变成了一只鸟,紧紧追着那团红云上下盘旋。红云羞湿了,艳红着一张脸躲在皮袍内,只露出一双透亮闪动的大眼睛。

哦嗬嗬嗬——,背后一声吆喝,牛狂乱地涌了上来,差点把她骑的牛撞翻了。她趴扶在牛背上,背心沁出了冷汗。

“喂,你该长眼睛了,别老是像块石头。”

父亲在后面吼,脸上一阵灰白一阵紫红,然后又几声怪怪的笑。她父亲总爱这样笑,好像世上只有他才能悟出深奥的道理。

洛尔丹还跟在驮队背后,转过了好几个山口了。他早就听说了驮队瘸腿帮头的厉害,可他一点也不在乎,在他的冷言冷语中依然埋头跟着走。

驮帮歇在了杉林下的草滩上。草很肥,卸了驮子,牛就奔向了草地。在水边搭起帐篷,升起篝火,黑夜就降临了。帮中没人答理他,红袍姑娘只朝他很神秘地笑笑,就冰冷着脸钻进了帐篷。那夜里,他枕着马鞍嚼一块肉,一夜都没合眼。

早上,驮帮头瘸着腿朝他走来,满是疤痕和皱皮的脸罩着阴云。他就站在洛尔丹面前,眯缝着眼睛盯着他好久,很刺人。

“小家伙,你肚子里装着些啥东西,我清楚得很呢。”

“我……加入你们驮帮。”

“哈哈,你这个样儿还要追女人!告诉你,我女儿是头温驯的马驹子,我正要给她找个合适的牵马人呢!”

他一兴奋,跳起来,又跪在帮头腿下,说:“收下我吧,让我干什么都行。”

“让我的女儿骑马,你牵马?”帮头狡猾地笑了一声。

他就牵着这四匹温驯的马驹子,走了大半个藏区了,还在汉地成都府里买了串冰晶玻璃的珠子。珠子配着她的红

色呢袍,更加好看了。他卷着舌头为她吹出了各种鸟叫,还吹出了一支又一支情歌。在那片阳光洒遍的草滩上,他终于把她揽在了怀里……

雪风啦啦叫着,把雪原搅和了一遍又一遍,像在搅拌一桶奶子。索琼顶着雪风,拼全力终于翻过了一个雪坡,可她面前又缓缓立着另一个雪坡。看着高高耸立的雪坡,她心里一阵慌乱,腿软软地瘫了下去。

洛尔丹挣扎了几下,在毛毡中露出头来问:“喂,你怎么啦?”

她苦笑了一声,脸色同雪地一般的苍白。她说:“没什么,有些累,歇会儿再走。”

“索琼,别累了自己啦。你一人走吧,就让我躺在这儿。你拖着我去,会累死你的。”洛尔丹挣扎着爬起来,扯着捆在毛毡上的皮绳。皮绳冻硬了,怎么也解不开。他拔出腰刀要割皮绳,索琼尖叫了一声,扑上来按住了他的手,恳求说:

“洛尔丹哥,你别这样。你没拖累我,你跟着我,我才有依靠。我才有力气拖着你走出雪原去。”

洛尔丹看着索琼眼眶内滚出的串串泪珠子,心又软下了。他叹口气,又躺了下去。

索琼拖着他,又朝前走去。

这是面常受狂风摧残的山坡,雪地很硬很滑。索琼伸长脖子拼命朝上挣着,每滑倒一次,她就把手抓在地上,抓进雪里去。她伸长脖子朝前挣着,粗重地喘着气。她想起了什么,停下来歇口气,噗地笑了。

“你累得脸都青了,还笑。”洛尔丹说。

“我笑你那时很傻。你给我牵马,也走这样的山路,你硬要我骑马上。风很大,你让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滚下山坡。你瘸着腿爬上山坡时,还要我骑马上。你说,你向我阿爸发誓,要把我牵到世界尽头去。哈哈……”

“别提那时的事了。”

索琼知道又伤到他的心了,就闭嘴不说了。她又拉着皮绳朝上爬去。风停了,雪原很安静。是山神可怜他俩吧,把风收藏起来了。只有雪花大团大团地落着。

快上坡顶时,她肚子里一阵绞痛,心脏像狗吐出舌头咻咻抖动。一丝寒气从脚底升起来。她感到快憋气了,抬起头朝前看,前面的山也在抖颤。她大张着惊恐的嘴,一声啊字刚吐出来又咽了回去。

她倒在了地上,又朝坡下滚去,带起一团又一团雪雾。

“索琼,索琼呀!”

洛尔丹大叫着,也朝山下滚去。喊声在四周寂静的山壁上碰撞着,又隆隆轰响着朝遥远处飘去…… (未完待续)

吉
祥
的
酥
油
灯